

楊森將軍在重慶

吳 熙 祖

幼年所聞楊森印象

「久聞大名，如雷貫耳」，這兩句為章回小說中常用的對話，如果引用來，作為我五十幾年前對楊森（以下簡稱惠公）老將軍的印象，實為一確切不過的寫實形容。

記得我在民國十二、三年，提竹書籃讀線裝書，隨家人有時同去「趕場」的日子，總喜歡到小河邊菜市場看一次「西洋鏡」。玩「西洋鏡」的老者，站立在一條長板凳上，一隻手拉響鼓鑼，一隻手忙着扯換鏡片，口裏則唱着道白：

「西洋鏡，兩個錢一眼，看楊森攻打瀘州城，你說危險不危險！貴州兵，紅圈圍，袁祖銘，好心奸，半夜摸進浮圖關。吳佩孚，北洋兵，一打兩頭崩，笨手笨脚莫腦筋。開花炮，打得密，衝鋒號，吹得急，楊森大戰龍泉驛。」

「西洋鏡」的鏡片，是用五顏六色繪的一種戰爭圖片，從放大鏡看去，血肉橫飛，人仰馬翻，大刀對陣，開花炮攻城，活靈活現一場大戰；特別是手持指揮刀，跨在駿馬上，指揮大軍衝鋒陷陣，少帥型的楊森，連鐵鑄的瀘州城，都能被

他攻打下來，在當時看「西洋鏡」的孩子們幼小心靈裏，這該是如何了不起的百戰大英雄！怎不令人崇拜、景仰！

四川當年內戰時代，鄉間學生還不懂得看報紙，除了從大人口裏偶或聽點現實戰爭故事之外，「西洋鏡」可說就是我們對戰爭知識的唯一來源。

基於崇拜英雄的心理，我們讀線裝書的二十幾個同學，每個人引以為榮的，莫不是以一個能打仗的同姓的戰鬥英雄名字，作為他自己的代名。姓袁的是袁祖銘，我姓吳的即叫吳佩孚，一位能說善道叫楊明義的，自然是以頭戴白鶴帽，身穿陸軍大禮服，威風凜凜的「楊森」為他的代名了。

因此，我之於惠公，從幼小時起，正是「久聞大名，如雷貫耳！」心儀久矣！

赤禍泛濫再到重慶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從南京傳來政治新聞，說重慶市長張篤倫要調往湖北老家做省政府主席，至於重慶市長遺缺的下文，有說是王陵基，也

有說是王繼緒的，人言言殊，大家都沒一個確訊的在那隨便猜測！

有一天，重慶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先生，非正式邀約了我們重慶市黨部的主任委員龍文治，和少數幾個負責委員在國府路范莊吃晚飯。時值春暖花開時節，朱主任的官邸，滿庭芳香，月明如水，主人的情緒似乎又格外的高，我們的主委龍頭，平時本來是很拘謹不慣多飲的，在這次餐會上，忽然改變了作風，大飲特飲，而且大談特談起來，由南京的第一屆國民大會總統、副總統選舉有關的最新消息，談到東北長春、四平街的對匪爭奪大戰，最後從朱主任酒後的口中，透露了張市長即將離渝，貴州省的楊森主席已經內定來長渝市的消息。

是年四月中旬，行憲後的第一任總統選出來了，接着就是西南川、黔、渝三個省市首長易人。谷正倫、王陵基分別主持貴州、四川省政，楊惠公任綏靖公署副主任兼重慶市長。這一連發佈的西南人事新聞，大約是在朱主任范莊約會之後兩週左右。

楊惠公曾於民國二年和熊克武響應「二次革

命」，不意為袁世凱擊潰，被迫應滇軍將領黃毓成之邀，遠走雲南。其後，追隨蔡松坡護國軍首義討袁，東山再起，在川南一仗打败袁世凱的勁旅，逼着「中華帝國大皇帝」袁世凱取消帝制，活活氣死，同時蔡松坡亦於民國六年以肺疾卒於川督任內。

蔡松坡逝世，滇川兩軍，連年爭戰不絕，惠公以一個川人在雲南部隊裏，位居要津，頗著戰功，導致滇軍中若干將領的猜忌，以及川軍中不少同學同袍對他的爭取，於是藉機脫離滇軍關係，孤軍直入川西，一戰而解成都之圍。

民國十一年，劉湘據有川東，惠公會應約擔任過師長、衛戍司令，也洩升過第二軍軍長兼重慶市政督辦，所謂督辦即是督理一市的市長。這一次任內，他計劃過重慶南岸的長江大橋和北岸的嘉陵大橋，更籌劃過重慶市的環城馬路，可惜為時甚暫，一無所成。

時代不同主政亦異

做重慶市政督辦二十六年之後，已經六十七歲高齡的老督辦，又奉 先總統蔣公之命重長渝市了。

我在參加綏署的會報中，知道新市長要在三十七年五月三日，自貴陽首途前來重慶，同時更知道全市黨政軍各界對新市長到達渝市時的歡迎方式。

黨部所屬的同志，在五月六日這天下午，由龍主委率領，前往長江南岸海棠溪郊迎。郊迎的行列，這一次確實很够像樣，計黨、

政、工、農、商、學、軍代表不下三、四千之衆。

新市長楊先生坐的三星上將吉普專車，於四時左右到達海棠溪公路車站。下得車來，軍樂齊奏，身着中山藏青服的惠公，與各界歡迎首長分別握手為禮，滿面春風，挺身急步，看不出是近古稀的沙場老將。

「久聞大名，如雷貫耳」，以我來說，在這天簡單的歡迎儀式中，算是第一次瞻仰了楊惠公豐儀。

對於大名鼎鼎的楊森老將之就任重慶市長，自下車伊始，渝市新開界，總是每天有專欄報導市府消息。誰都知道，楊惠公是以實幹、肯幹、硬幹聞名的。四川首府成都，當年拆房子築馬路的精彩故事很多，都是我們老一代的四川人所津津樂道的。我曾聽過人說，楊老將治理川南瀘州時代，最不喜愛鄉下人頭紮白布帕，身穿長布褂，一付頹廢模樣。他為了倡導強國強種，主張素樸短裝打扮，同時嚴禁女人纏腳，並要婦女剪髮。據說，過去鄉下穿長褂子進城的人，都是被惠公先行佈告週知，要派兵將長褂剪成短褂的，而且是要將頭上所紮的白布帕強迫沒收的。

這次做重慶市長，時代又不同了，老花樣自然用不着了。但新花樣是什麼？我在此祇記述一件提倡運動的事，倡行農操。

民國卅七年的重慶，市民家裏有收音機的還不多。新市長提倡市民健身，每日清晨六時開始，全市市民，一律照城裏城外馬路十十字路口播音器所播口令為準，老老少少都排在馬路上或站在自家門前，參加農操。一三三四、二二三四……

天天清晨如此。不參加者雖不致算為違警受罰，可是保甲長時常來催候你習練農操，不免會感到情不可却，所以很多市民也祇好聽市長的命而參加農操了。

楊惠公走到那裏，體育運動就倡行到那裏，這是一個明證。

時局艱危担負重任

三十八年，又接着三十七年國家不很太平的日曆翻開了。

蔣總統元旦文告，正式呼籲和平，李宗仁、程潛，乘徐蚌會戰失利之際，倡導與匪談和，要求蔣總統下野。元月下旬，匪陷北平，傅作義投匪，政府宣佈南遷廣州。重慶綏署易名西南長官公署，由張羣先生出任長官，朱紹良調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福州綏署主任。

元月二十一日，蔣總統宣佈暫行引退，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

整個大局起了變化，政府重心由東南移往華南，時至五月，又準備要由華南轉向西南。

在張羣先生就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正擬積極協調川康滇黔渝四省一市黨政關係，佈置未來戡亂基地之際，渝市黨部主任委員龍文治，竟於六月十日自渝前往在廣州集會之立法院會議時，以心臟病猝逝廣州。

龍文治先生，服務教育界多年，曾於戰時任重慶市社會局長，抗戰勝利後之次年十二月，經選任為重慶市黨部主任委員，並兼任立法委員。為人謙謹平和，做事頗得各方好評。尤以黨團合

併前後過渡時期，對溝通同志間意見，達成組織交付任務，著有勞績。

龍主委的死，變起倉卒，大家於驚聞噩耗後之一次集會中，決議分作兩方面處理：①邀集黨政議會各界同志成立治喪委員會，由楊惠公任治喪會主任委員。②指派委員二人偕同龍府家屬專程前往廣州迎靈。③電呈中央請示繼任主委人選。會議最後決議，迎靈的任務，交由蕭委員性堅和我二人負責擔任，向中央組織部報告渝市黨務工作情形，則由我趁赴粵迎靈之便，一併辦理。

這次龍主委的喪禮。雖在國難當頭之中，有賴渝市黨部同仁暨各級同志的協力，辦理得簡單而隆重，尚屬得體，尤以市政府自市長以下的好多位從政同志，如現任國大代表，當時的市府秘書長李寰和總務處長王聯奎兩公，幫忙特多。

赴廣州迎靈，並向中央請示黨部工作，連往返在內，為時僅花了五天。

谷正鼎先生，那時是組織部部長。他原是組織部副部長，部長為陳立夫先生，立夫先生由於當選立法委員，做了立法院副院長，無暇兼顧黨部組織工作，所以責任就轉落在正鼎先生身上。

抵達廣州的當日下午四時半，即打了電話到立法院在廣州的臨時辦公處，向立夫先生報到，說明我來廣州接靈的事。他知道我在粵時間短促，即吩咐我去他的副院長辦公室。他對龍委員文治逝世經過很清楚，不及十分鐘，便叫了立法院擔任總務工作的同志來為我介紹，約好晚間在旅館大家碰面，商量靈柩運上飛機和大殮前應辦的事務。接着，陳副院長又垂詢了渝市各方面當時

的環境，黨團統一以來的黨政聯繫情況，更說到了西南各省市首長對重慶長官公署的支持情形。

次晨一早，晉見了正鼎先生，他說立公昨天見到我所說的話，已有考慮了，由重慶市黨部幾位委員拍來的電報已批交部裏主管同志，誰接替龍主委的問題，準備提報明天午前的部務會議後決定，隨即我又向他詳報了渝市有關工作情況。黨部的問題，至此算是得了一個初步的結論，祇有靜候中央發落。

晚間九時，谷部長親來旅館，提到中央黨部部份工作人員提早去渝問題，囑我返川後即洽商楊市長會同黨部，早作準備。分手時，部長叮囑我，事屬極機密，千萬注意。

廣州之行的主要經過如此。等我在六月十六日迎靈回到重慶之後兩天，組織部即發下電文，指派曾任中央監察委員的現任渝市長楊惠公兼代重慶市黨部主任委員。

這個人事命令的電文副本，送給楊惠公，也給了長官公署張岳公，因為楊市長當時是兼任長官公署副長官。

惠公收到電文的當晚八時，在渝舍官邸約我們市黨部羅副主委才榮以下幾位主管工作同志，當面表示敬謹接受中央命令，定期到任。飯後並談到中央政府撥行遷渝的事，當決定由市府與市黨部各派出三人，作機密協調，提出計劃，密呈中央。

世界日報善後工作

楊惠公兼任市黨部主任委員後，對辦公時間的分

配，是凡委員會及重要集會，由他親來出席外，平時由羅副主委才榮主持其事，僅派了李樹猷同志為機要秘書，呈轉並核閱各處室文稿。每週三、六晚上八時，定期在渝舍舉行黨務會報一次，兼主委對黨部工作的處理，果斷迅速，故一切業務都能正常進行。

惟自三十八年四月政府南遷廣州之後，何應欽內閣總辭，閻錫山經李代總統提名繼任行政院長，並兼國防部長開始，政局又有了新的變化。七月，蔣總裁應邀訪菲，與菲總統季里諾發表聯合聲明，號召遠東各國組織扼制共產主義同盟。本黨中央非常委員會成立。對匪軍事節節失利。七月十九日宜昌、南昌陷匪，長沙發生爭奪戰。總裁與李代總統交互往來廣州臺北間，研討保衛華南計劃。

我西南方面，黔省軍事已呈緊急現象。雲南不穩，西康劉文輝在成都與鄧錫侯等軍方首腦集會，對中央於時局的非常措施，顯有不滿。公署張岳公一時至為留意。一天，岳公在會報上，談到新開宣傳問題，對重慶世界日報、新民報、大公報等的最近言論，指示應由市黨部和公署政工處協調糾正。

七月八日，新民報和世界日報，評銀元券及愛國公債發行立論有偏差。十二日世界日報發表成都方面來稿一篇，提到劉文輝主席對川康自救救國意見，有挑撥離間之嫌。張岳公閱後，請楊主委轉知我要去警告世界日報社長陳雲閣，同時也要去當面糾正新民報負責人劉正華，我以宣傳處處長的身份，俱一一照辦並電話告訴綏署政工

處轉呈主任備查了。不料十五日這天的世界日報，又對宜昌戰事發表不妥評論，張岳公與楊惠公相談後，遂決定暫行停止世界日報發行，並即日另行派員切實整理後再行出版。

十六日，楊主委在市府辦公室召見我，交了一張叫我接辦世界日報的條子。責任艱鉅，却之不恭，我一時感到不知如何處理。惠公見我面有難色，有所考慮，特別站起身來叮囑我：「好好去幹，有問題來找我！」簡單的兩句話，終於鼓起了我到世界日報去跳火坑的勇氣！

爲了黨、爲了國家、爲了惠公愛顧後進的這番盛情，在重慶大撤退前，我在世界日報曾吃苦熬夜，兢兢業業渡過四個月，相信這是很多朋友所未會料想到的。

共匪縱火陰謀內幕

美國國務院爲辯護其自己的對華政策，「中美國係白皮書」，於三十八年八月四日發表了。六日，蔣總裁訪韓，與李承晚總統發表聯合聲明後返回臺北。在當時，贛南已有激戰，福州、蘭州在一週內先後撤出。總裁於八月二十四日自廣州飛來重慶。這一連串的政治軍事新聞，很多人都國難當頭的預感。

總裁來了，整個重慶市的市民，都欣欣然有喜色，希望能由於總裁之來，能扭轉大局，穩定西南，轉危爲安，進而從容與匪決戰，一舉出現新機。

渝市哥老會的朋友們，兩三天之內，積極籌備，決定聯合全市社團，定期九月三日來一個十萬民衆反共大遊行，藉以表示擁護總裁，誓死

反共的決心。

我們振奮民心士氣的這着棋，潛伏地下的匪謀，恐慌害怕極了，爲了阻止這一反共高潮的造成，共產黨本着先下手爲強的戰略，施出最卑劣的手段，在預定「九三」遊行的前一日下午，於渝市朝天門、陝西街新街口一帶，大肆縱火，造成重慶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大火災。

大火的火勢，從城牆裏燒向城牆外，城內逃火的災民，逃向嘉陵江邊避難，火逼近江邊時，他們前面是火，後面是河，一面大火燒，一面江水溺，溺死燒死的，據統計不下於五千人。

大火燃燒之時，七八名匪謀，冒充救火的老百姓，將汽油煤油一齊偷裝在水桶中，幹他們火上加油的勾當，現場爲軍警人賊一齊拿獲，爲首的幾個經過驗明正身，後來都一一正法。

我們市黨部的一位處長，家住陝西街火場，當天全家人都外出了，一等到晚歸來，祇見灰燼一堆，家產全都完了。

全家人，這一來，衣無二件，褲無二條；我從電話上將這位處長家人的慘境報告惠公，老人家大爲痛惜，立刻叫我說個濟急辦法。第二天，他叫司機送來一張要我轉送受災處長的三千銀圓券的支票，（折合六兩黃金）要他好好把破毀的家重行安頓，並在電話中告訴我：「這筆錢是從鄉間賣谷子來的喲！」

再隔一天，老人家又批准將會家岩一棟公家的房子，從佃客那裏退租收回，叫受災的處長全家搬住進去。

老人家的愛護部屬，於此可謂至矣、盡矣！

怎不使人感奮！

蔣公蒞渝指示機宜

九月某日，行政院閻院長錫山飛來重慶謁總裁。一、二日之後的一個下午，市長兼主任委員，帶領了黨部和重慶市政府的大隊人馬，浩浩蕩蕩前往歌樂山林園晉謁總裁請訓。

市府參加的，是李寰祕書長、各局局長、黨部出席的是羅才榮副主委及各處處長，約略二十人左右。大家成U字形的排排坐在大客廳中。

茶會開始，閻院長、張岳公、陶希聖、谷正綱、黃少谷和楊兼主委，陪同總裁從花園的右側門入席，全體起立候坐，總裁一點名畢，市長以兼主委的雙重身份，分別對渝市黨政情況，提出了約一刻鐘的簡報。

總裁訓話包括三個要點：一是本黨正計劃實行黨的改造。二是當前敵亂的敵我形勢。三是說安定後方要重視宣傳。閻院長講了幾句希望西南各省市同志，以支持八年抗戰的精神，來支持黨的決策，擁護總裁消滅赤色毒素。最後總裁還提到支援前線問題，並吩咐由黨政新聞宣傳單位聯合邀集新聞界與陶希聖、黃少谷和曹聖芬三先生晤談。

茶會結束前，總裁補充指示：說我們對匪作戰是整體的全面的，要是有一天免不了對匪實行大決戰的時候，切望渝市黨政軍三方面的同志，能並肩攜手聯合作戰。

爲了積極踐行總裁在茶會中的提示，楊兼主委事後特召開了一次黨政聯席會報。

我們的楊老將，不愧是反共和對敵鬥爭的能

手，本乎。總裁在林園官邸的訓示，他在會報中作了三點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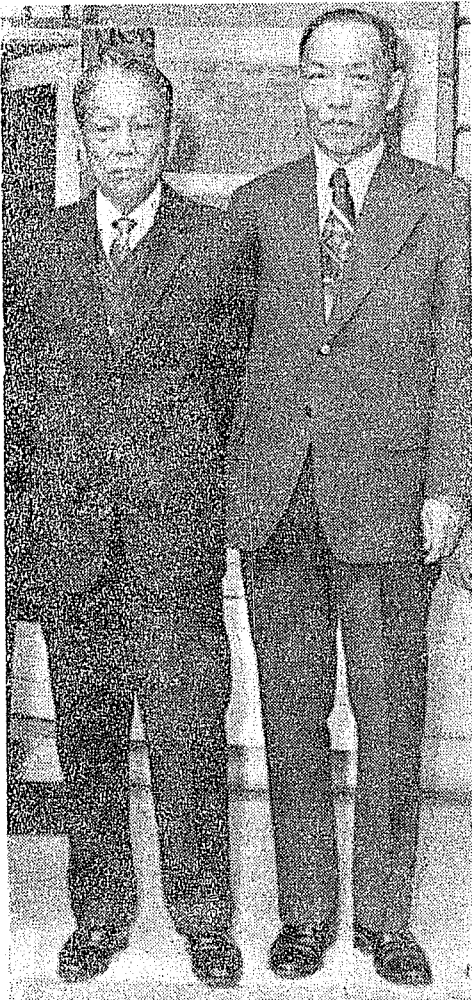
①即日起，密由各界集會發起棉衣勞軍運動，擬訂募集辦法報經市政府核准後，由黨政軍成立指導小組，各區分別成立執行小組，由警察局、市婦女會及市黨部的社會服務總隊，聯合組織各區募集分隊，在兩月之內完成棉軍服十萬套勞軍。

②成立報業協調小組，由中央社及各報各推定同志一人為新聞處理聯絡人，小組成立時，請陶希聖先生等出席指導。

③以上兩項工作，所需經費，即行編制預算，由市黨部墊支。

孤城落日負責到底

時局越來越緊張，中央播遷重慶的準備工作，一齊落在市長兼主任委員的頭上。



楊森將軍（左）與本文作者吳熙祖教授（右）在台北新店寓邸合影。

當然又是成立專案小組。首先要瞭解的是廣州方面將會有多少人來？辦公和住宿的房屋需要量是多大？召集人在小組會報中指示了幾條辦法：

①抗戰時期，中央各機關在渝所使用過的辦公及住宿房屋，如係公產，即行收回；如係私產，一律租用。

②所需辦公及住宿用具交本作業有關同志，負責製作限期交貨；房屋修整，一律交由營建業同志包工限期完成。

③擬定工作進度，分別指定專人負責監辦，必要時指派部隊督催。市政府使用之前國民政府辦公房屋首先遷讓。

搬遷的工作，已經忙得不亦樂乎，而有關勞軍募衣的運動，更是如火如荼。商業區的大

小公
司行
號，
少則
捐獻
五套
十套
多則
五十
套，
一百
套，
也有
不少

奉獻千套的。少數一毛不拔的豪商大賈，有的由社會服務隊員請到警察分局直接處理解決，免不了帶點強迫性。

對於這些作法，楊惠公在會報上講話，表示支持，並說一切完全由他負責。他說：「捐獻寒衣，人人有責，共產黨來了，命都不保，金條留來那有何用」。他更向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說明前線需用棉衣情形，呼籲全市市民熱心捐獻。

國慶過後，市長兼主委，臨危受命，又做了重慶衛戍總司令，三位一體，為了保衛大重慶，楊惠公督率所屬，在這一段日子裏，忙得昏頭昏腦，連自己也可能不知道是怎樣渡過這些難關的。

李宗仁來了，來了又跑了。先飛昆明，再飛南寧，香港，總裁和閻院長，分派專人前往促駕返渝，全無結果，最後一走了之，到美利堅作寓公去了。

楊總司令召集所屬衛戍區十幾個縣長開會，向他們宣佈在一個月之內，要編組地方國民兵十個師，以示保衛地方決心，並即席發表了三位新編部隊指揮官新職。

這時候，川東重鎮秀山易守，宋希濂敗退綦江，接着羅廣文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又放棄南川，共匪幾已兵臨重慶城下。

從南溫泉發出來的敵人炮聲，已聽到了，兼主委百忙中，却不忘條示以三千銀圓券購買一輛中型吉甫車，交我們市黨部幾位處長作為撤往成都交通工具，其照顧關懷之意，至今難忘。

就憑這輛從未拋錨過的吉甫車，始讓我們七、八個人，衝出重圍，告別重慶，西走成都，再得中央分由配機位，脫離由共產黨所造成的苦海。